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
第四十五回 覓佳麗邊帥獻姬 慶生辰乾兒爭壘

詞曰：一年一度春光好，對此韶華，莫惜金樽倒。春去春來春漸老，落紅滿地埋芳草。
花又笑人容易老，靜裡光陰，暗換誰人曉。不老良方須自討，無榮無軒無煩惱。

從來元臣大老，功成名立時，富貴已極，無所指望，惟思壽與美色。二者之中，壽不可必，惟美色可以力致，故人皆盡力求之。及至得了美色，反把壽促了。此是千古一轍，但人都迷而不悟。

且說崔呈秀倚著魏監的聲勢，加了宮保，位列九卿，內外鑽謀的無物不送。卻笑監不如他有閨房之樂，務要尋個絕世名姝，以娛垂老。四外人傳了出去，就有人送美女來的，總非絕色。忽一日，有個寧夏副將，要升總兵，先已有了軍功保薦，又恐本兵不肯推升，遂覓到一個絕色女子並千金禮物，差了四個心腹家將送來。呈秀看了禮單，忙叫喚那女子進來。只見儀容秀美，骨氣清幽，行動處先不同。有詩為證：

折花冉冉拂花來，穩步金蓮不損苔。
繡帶軟隨風不定，阿誰神女下陽台。
不獨行步飄揚，即立處，亦自動人：
獨立閒階若有思，嫣然清影照荷池。
朱顏不共波紋亂，應是臨風第一枝。
非但立處嬌媚，即坐處，亦有妙處：
刺罷雙鸞覓取歡，纖腰無力起時難。
自矜色似芙蓉好，時捻芙蓉繡帶看。

又想見其睡態之妙：

鴛枕欹斜玉臂橫，夢闌輾轉怨流鶯。
頻撩雲鬢眸還倦，疑是朝來有宿醒。

這女子姓蕭，名靈犀，紹興府山陰縣人。父是三考吏出身，官登州府照磨，因管海運，壞了船，失去糧，坐贓賠補死於獄。因無力完贖，只得將女兒出賣。先被媒婆哄騙，只說是良家為奔，誰知是個娼家。那水戶卻好也姓蕭。其時靈犀纔年一，平日在家卻也曾讀書寫字，下棋彈琴，進了門戶人家，少不得學吹彈歌舞。他資性本自聰明，一教即會，無所不精，真個是：

空階月滿睡難成，纖手親調白玉笙。
拂拂好風穿檻過，隔花惟聽度清聲。
不但笙、簫、管、笛皆精，就是蘇、杭的提琴，他也彈得絕妙。正是：

欲將心事寄雲和，靜裡朱弦手自摸。
卻笑穹廬秋夜月，強將清韻雜胡歌。

吹彈固妙，至於歌喉宛轉，一種柔脆之音，真可繞樑遏雲：

緩起朱唇度韻遲，輕塵冉冉落如絲。
縱饒座有周郎在，應為頻傾金屈卮。

若論翠袖翩躚，舞腰嫵娜，真是掌中可立，屏上可行，真有揚阿激楚的丰神，飛燕的妙技。正是：

一片清音響佩環，腰肢回處似弓彎。
輕盈花在微風裡，不數當年白小蠻。

靈犀到了四五歲時，生得姿容絕世，美麗傾城。只因他有了上等姿色，又學出過人的技藝，便眼孔大了，看不上那般倚門獻笑、送舊迎新的故態。門戶人家既有這等好貨，怎肯放他閒著？龜子要他接人，有客來要梳籠他，他只是不肯。起初還是好說，後來便打罵了幾次，無如他抵死不肯，只思量要嫁人，自恃著未曾破瓜，要揀個中意的纔嫁。窮的出不起錢，富者誰肯來做龜家女婿？遂耽擱了一二年。

龜子蕭成忽然病故，兒子叫做蕭惟中，年幼難支持。媽兒沒奈何，只得對靈犀道：「姐姐，世上沒有望著饑頭忍餓的。我已年老，你幾個姐姐又無姿色，拿不住人，放著你這如花似玉的人兒不肯接腳，叫我衣食從何而來？我如今事已急了，你若再不從，我就打死你了。左右是養著你也沒用，不如打死你罷。」靈犀到底不從。又打罵了一回，又叫兩個粉頭來勸他，一個名叫文樓的勸道：「妹子這幾年沒人來說親，眼見得婚姻錯過了，況我們花柳行中，誰肯來作婿？你又不見個人，誰知你這等標緻？你不如還是在這裡面尋個好子弟，叫他代你贖身。況你既有這等姿色，還怕沒有貴官纔子作對麼？豈不強似耽擱的好。媽媽如今已窮極了，若等他惱起來，你未必受得起！」靈犀雖然口強，終是拗不過，想道：「文樓之言也有理。」只得允從了。

隔了數日，便有個總兵之子來梳籠他，送了他一百兩銀子，過了一個月纔去。這三河縣沒甚富家，俊角子弟亦少，也難中他之意，又不夠用度，娘兒們商量搬到密雲縣來，賃了房子住下。那城中雖有幾個浮浪子弟、幫閒的嫖頭，總是粗俗不堪之人，不是妝喬打官話的軍官，就是扯文談說趣話的酸子，甚是可厭。一日有個南客來，也還撒漫，靈犀轉也與他打得熟。當不得那班人吃醋，醉後便來胡鬧，直到更深夜半纔去，誤他的生意。那南客被他們鬧得不敢上門。靈犀大不能堪，常埋怨文樓道：「都是你害了我！你們有了食用，卻累我逐日受氣。從今後我再不見客了，不拘與人家做大做小罷。」蕭惟中道：「姐姐，你若去了，叫我們靠誰度日？」靈犀道：「假如我死了，你家難道就不過日子了麼？你須存好心，代我打聽個好人家，我日後自然照應你。」遂從此杜門不見客。惟中沒奈何，只得代他尋人從良。

一日，有個舊幫閒的毛鬍子來，靈犀托他尋人家。毛鬍子道：「如今崔尚書正要尋個美女，我前日在個徐副將家，他要升總兵，正要尋個絕色女子送他。我看你卻去得，只是他正夫人有些利害哩！再者他家姬妾也多，怕你捱不上去，那時熬不過，又要埋怨我老毛了。」靈犀道：「不妨，他夫人雖狠，我只是不專壞，他自然不妒忌我。只一味奉承他，料他也不好打罵我。若說他姬妾多，正好結伴頑耍。若怕我捱不上，我原因避禍而去，豈是圖風月的？」毛鬍子道：「這是你情願的。還有一件，那武官未必能多出財禮，你媽媽若索高價，就難成了。」靈犀道：「你去對他說說，看他出多少財禮。」毛鬍子道：「大約至多只好二百金，多了未必出得起。」靈犀道：「須三百兩纔得妥哩。你去講了看。」毛鬍子去了。

靈犀便來對媽媽、兄弟說。媽兒道：「你好自在性兒！你要從良就從良，我不知費了多少氣力，纔養得你一朵花兒纔開，要去，也須待我掙得個銅門般的家私再去。」文樓來勸道：「媽媽不是這話，妹子立心如此，不如隨他去罷。」媽兒道：「好容易！就要去，也須得千金財禮纔能去哩。」靈犀道：「媽媽，我也是好人家的兒女，不幸流落風塵，一向承媽媽恩養，我年來也尋了千餘金報答過你。我只因受不過人的氣，故要從良。這崔尚書是當今第一個有權勢的人，我若到了他家，得些壘愛，自然照管你，莫說銅門，就銀門也可有。這個窮武官能有多少家私？肯出三百也就算好的了。你且收著，至於養老送終，都在我身上，必不負你；你若執意不肯時，我便懸樑自盡，看你倚靠何人！」媽兒雖是口硬，心裡已允。徐府的管家來兌了三百兩銀子。靈犀隨即收拾作別，上轎而去。

徐副將辦成妝飾衣服，送到崔府來。呈秀一見，神魂飄蕩，快樂難言。果然夫人頗作威福，當不得靈犀放出拿客的手段來，竟

把個女將軍騙服了。眾姬妾也被他籠絡得□分相好。呈秀在此中年，得了這個絕色，朝夕歡娛，那顧作喪？正是：

凌波窄窄眼橫秋，舞落金釵無限羞。

任你鐵腸崔御史，也應變作老溫柔。

呈秀心滿意足，終日不離。

一日，正在房中打雙陸，只見門上傳進帖來道：「侯爺請酒。」呈秀接來看，上寫道：「謹詹□五日，薄治豆觴，為家母舅預慶，恭候早臨。愚表弟侯國興頓首拜。」呈秀道：「曉得了。」門上出去。呈秀道：「我還沒有與老爺稱觴，他到占了先去！」於是丟下雙陸出來，問辦禮的可曾備齊。一面差人約田爾耕等訂暖壽日期。

原來忠賢是三月晦日六□生辰，各省出差的內臣，都差心腹家人，各處尋好玉帶古玩，織造好錦緞，置造好酒器，不惜價錢，只要勝人。寫成異常阿諛祝壽的稟啟，先期進送。其餘各省外官，只得隨例置辦尺頭金銀酒器方物，武職也都有禮解進。纔到三月初旬，早有慶賀的來了。先是客巴巴率子姪到忠賢私宅暖壽。這酒席非尋常可比，不但竭人間之美味，並勝過內府之奇珍。但見：

海錯山珍色色鮮，金齏玉蕪簇華筵。

麻姑手劈蒼麟脯，玉女親裁白鳳肩。

芍藥調羹傳御府，珍珠釀酒瀉清泉。

奇香異味人間少，浪笑何曾□萬錢。

客巴巴舉杯上壽，互相酬酢交拜了，然後安席。忠賢道：「在咱家該是姐姐首坐！」印月再三不肯。忠賢道：「崔二哥，你是個讀書人，該是誰坐，你說，自然停妥。」呈秀道：「爹爹雖然是主，今日之酒是姑母代爹爹稱觴的，又有主道在焉，莫若只敘家庭之禮，還是爹爹首坐，姑母二席，亦同是上坐。」忠賢笑道：「這是來不得！也罷，咱也謙不過你，咱有僭了。」客氏道：「李二哥、劉三哥請上坐。」永貞道：「我們怎敢與爺並坐？」忠賢道：「姐姐你坐罷，不要過謙罷。今日承姐姐厚愛，咱弟兄們同坐了罷。」永貞等纔告坐坐下。二席是李永貞，三席是劉若愚，印月坐了第四席。兩邊都是侯、魏二家的子姪並眾乾兒子，一個個佩玉橫犀，紅袍烏帽，各人安席序齒坐下。那席上用的不是尋常黃白器皿，俱是異樣杯盤。只見：

黃金錯落紫霞觴，瑪瑙為盤尺長。

更有玉精來異域，杯傳五色奪奎光。

不獨器皿精奇，地下都是鋪的回文萬字的錦氈，廳上錦幃佈滿，幔頂上萬壽字的華蓋，四圍插著災丹芍藥各種名花，那桌圍椅褥都繡的松柏長春。一會間女樂齊鳴，玉簫鸞管，仙音繚亮。只見：

纖纖玉手漫調箏，依約傳來天上聲。

更促柳眉歌楚曲，頓教釵鐸玉斜橫。

演戲的子弟也是客巴巴家的女班。真是：

清謳雅調出三呆，便是秦青亦返車。

嬌面如花膚勝雪，恍聆仙樂列華胥。

直飲到玉漏將殘，曉鍾初動，大家沉醉而散。

次日，忠賢親往謝酒。那些子姪，李、劉二弟兄並眾乾兒子，都輪流置酒稱慶，在席並無外客，總是他一家兒的人，就如楊國忠姊妹一般。正是：

金鳳冠裁佩紉霞，已驚秦虢騎如花。

更饒幾個楊丞相，袍繞緋龍玉帶斜。

到了正日，大廳上中間懸起壽軸，乃兜羅絨邊，盡是珠寶翡翠妝成的「壽山福海，八仙慶壽。」中間以蜀錦為心，壽文以黃金為字，釘在上面。兩邊高燒彩燭，圍屏上都是唐宋人畫的壽意，配著時賢的贊頌。壽聯也是美錦為的，上鋪翠雲龍剪金為字。其聯句道：

一身全福德，極富極貴以履極尊；

首出冠群龍，九二九三以至九五。

皇上賜他金花一對，彩緞八匹，羊四隻，酒八瓶。中宮也是金花彩緞，各妃嬪俱以珠寶穿成福壽字及金八寶織金妝花福壽字的緞匹。二□四監局、忠勇營掌印，凡有名號的，各自送禮。其餘的內監、各自澆成灌香大燭，捧來分隊叩頭。早間，先是劉、李二掌家叩頭；次後侯、魏二家子姪並崔、田等俱行八拜禮。擺列著禮物都是金玉福壽爐、金玉福壽杯、金玉八仙、金玉秦漢擬的鼎彝，唐宋名公壽意、玉帶、蟒衣、朱履、玉簪，無所不備。進酒的是珍珠琥珀妝成的果盒，金玉嵌成的酒壺，貓睛祖母綠鑲嵌的八寶杯，擺列得蒼翠奪目、黃白爭輝，不數石崇、王愷。直把個魏上公的私宅，擺得似龍宮海藏一般。其中又有幾件極奇異的寶玩，都是那班乾兒子送的：一件是祖母綠洗的個東方朔，肩上擔著一枝蟠桃，枝上三個紅桃子，就如生就的，絕不似人工，實如天巧。有詩為證：

瑤池桃熟幾千年，春色須教醉列仙。

是子三偷今四度，又驂雲馭赴華筵。

一件是個琥珀盤，盤內金絲編就葡萄架，金枝翠葉，上穿三□六顆走盤大珠的蒲桃。也有詩贊之曰：

採得蒲桃向酒泉，露滋仙果綴珠懸。

盡收六六人間福，一粒期公壽八千。

一件是碧玉壽星，高尺餘，騎一雙胎玉鹿，乃生成的一塊二色玉洗就，雕得□分工細。也有詩道得好：

海屋籌添福壽增，金丹寶慶長齡。

從今鬼柳天文理，南極光中見兩星。

不但禮物擺滿，亦且人煙湊雜，階下潮也似的，一起拜過，又是一起。少刻，各官到了。先是閣下，忠賢出來對拜，待茶而別。後是大九卿到，只答一揖，敬茶。以下皆該用帖者收帖，該手本的收手本。至於飲天監、太醫院等，只好擺來上個號。武官公侯伯駙馬也只相見畜茶。以下各官俱各到門投手本而已。又有朝天宮神樂觀的道士，西山五台山僧，俱送延齡文疏繳入。其外文武中只有李太常、吳太僕、田武選、倪御史、東廠楊寰、孫雲鶴、錦衣許顯純等人，是必於要見的，直等到午後纔得叩賀，送上私禮，俱各畜茶。那些不相見的官兒，捱著要各送私禮，都爭來送掌家的銀子，送足了纔代他開上冊子，掌家們也得了許多銀子，纔得進來叩頭。忠賢不過手一拱便進去了，禮單連看也不看。不知那些人費了多少錢力，他只視為泛常。午後身子倦了，吩咐崔、田二人道：「你們不要去，在此吃麵。凡有送禮的，叫家人概行入冊，等咱閒時再看。」這裡掌家纔敢收外官的禮。各省督撫按及各差御史，並部屬南京大小衙門三司道府，纔到各邊鎮總兵、副參、游擊、都司，那送禮的惟恐漏號，不知用了多少錢。凡內中有線索的纔收得一二件，便得意誇張道：魏祖爺與他交好，纔收他禮的。正是：

昏夜乞哀堪愧死，賠了夫人又折兵。

畢竟不知慶壽後又有何事？且聽下回分解。